北纬53度，最北最冷的这片热土

马元春

53，是一个数字，但对于漠河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。这里有北纬53度的中国最北地理极点，也留存零下53摄氏度的极端极寒纪录。雪期最长、夏季最凉、区位最北，是这片土地独有的底气。

与一座城的缘分，始于懵懂相逢，成于半生相守，归于一世深情。于我而言，漠河，这座伫立在祖国版图最北端的边城，收纳了我整整50年的人生光阴。我的成长轨迹，始终与这座极北小城的更迭、涅槃、发展同频共振。

漠河的风、漠河的雪、漠河的林海星河，滋养了我的童年，磨砺了我的性情，成就着我的初心。我与漠河的故事，是个人与土地的深情相拥，更是边疆林海之城浴火重生、逐光振兴的时代缩影。

年少时，我随父辈奔赴北疆林区拓荒建设，我的北疆情就缘起于那段林海拓荒岁月。我跟随投身林区建设的父亲落户彼时的古莲区。初来时，踏足小学校园，日日徜徉在那时被称作“风景林”的一片苍松古木之间。林间清风拂面，四季松影常青，满目安宁清幽，林子里还有多种山野果和各色山花。然而，年少懵懂的我，只知身在林海、乐享岁月，全然不知这片朝夕相伴的土地，正是地理课本上庄严标定的祖国极北之地。

儿时琅琅读书声犹在耳畔：我们的祖国多么辽阔，南到曾母暗沙，北到黑龙江漠河。山河形胜，疆域辽阔，深深烙印在我的心底。可那时的我，始终无法将眼前静谧的林海小城，与课本中意义非凡的极北坐标相联。1981年，经国务院正式批复，漠河建县。地名已定、版图在册，可年幼的我浑然不觉，不知自己栖身之处正是神州北极。待到日后真正读懂这片土地，已是经历了岁月沉淀，更是苦难淬炼的结果。



1987年，一场特大森林火灾席卷林海。彼时正在读书的我和万千父老乡亲一样，目睹故土历经重创、林海遭遇劫难。然而，劫后余生的漠河，没有沉沦、没有止步。全城人民同心聚力、重建家园，在焦土之上再造林海、重塑新城。这座坚韧不屈的城，完成了一场震撼人心的浴火重生。也正是从这座城的伤痛与崛起里，我开始正视脚下的土地，读懂了北疆山河的分量。

年岁渐长，心志渐明。我从做青年工作起步，而后深耕宣传文化战线。回望童年懵懂，方才恍然醒悟：我生活、成长、热爱的这片土地，正是祖国最北端的神圣疆域。半生浸润、朝夕相守，我愈发理解诗人艾青在《我爱这土地》里那句深情的告白：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？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……”我常叩问内心，这份深沉的热爱是否早已入骨？答案，藏在每一次深情的讲述里。多年来，我向八方游客讲述漠河的拓荒往事、重生历程与山河风光。许多远方来客初识漠河，皆源于这些真诚的推介与讲解。听者一句句由衷的赞叹，更让我深深感到：漠河的美，值得被看见、被听见、被珍藏。

半世弹指一挥间。几十年来，我见证了一座边陲小城的华丽蝶变。儿时记忆里的漠河，偏远辽阔、车马迟缓，仅有一趟绿皮火车连通外界，如今山河换新颜。省城直达列车每日多次对开，林海交通四通八达。2008年漠河机场顺利通航，彻底打开了这座北疆城市对外开放的崭新格局。年少时不敢想象的图景，如今尽数落地成真。

小城振兴，硕果丰盈。得天独厚的寒地黑土与原始森林，孕育出独有的林下珍产。漠河冰蓝莓和北极冰酒凭借上乘品质，成为叫响全国的北疆生态名片。优质极地寒泉资源，让天然泉水从林海深处走向全国各地。立足得天独厚的极寒禀赋，这里发展起“双寒产业”，一方面做强寒地测试产业，为汽车、电子、新材料提供极寒试验场景；一方面发展北药种植，抚育赤芍、金莲花等寒地龙药道地药材。极寒的自然禀赋被转化为富民兴城的发展动能。

历经风雨洗礼的漠河，笃定走生态发展之路，成为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“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”理念的鲜活实践地。知名边城，静立林海，泼水成冰的冰雪盛景，曾经的苦寒边塞已然变为人们向往、奔赴的诗和远方。八方来客奔赴至此，追光遇星河，观星净本心，嬉雪悦流年，在极致纯粹的北极风光里安放心灵、遇见美好。

半生栖居北极地，一腔深情付边城。我与这座城早已血脉相融、命运与共。我见过它拓荒创业的清贫、历经劫难的伤痛，更亲历它涅槃重生的昂扬、蓬勃奋进的今朝。

岁月无言，山河有信。漠河，城虽不大，却予我滋养、予我成全、予我万般温暖。虽地处最北边陲，却是我心底魂牵梦萦的热土。往后余生，我愿扎根在这片祖国最北的沃土，守望极北山河，讲好漠河生态的故事、发展的故事、振兴的故事。

我与一座城

地理与文心

刘大先

江左清绮、河朔贞刚，骏马西风塞北、杏花烟雨江南，北人学问渊综广博、南人学问清通简要……一说起地域文化差异，这些高度凝练的词句，就会不由自主地跃入脑海之中。它们成为描述南北文化差异的意象化外显。

山林皋壤、水泽大川、荒野朔漠、戈壁雪原，孕育出不同的地理美学，人们凭借对水土风气之异的本能体察，产生不同的抒情达意方式。“岁有其物，物有其容；情以物迁，辞以情发”，人们得自然的气候、物产与景色助力，于是产生了风貌丰富的审美观念，也就有了《诗经》与《离骚》这样不同的南北文学传统。

然而，自然并不是直接作用于文学，而是通过不同的人文风俗中介发生作用。《礼记》中说，“因天地寒暖燥湿，广谷大川异制。民生其间者异俗”。所谓“风俗”，古人的看法是“土地水泉，气有缓急，声有高下，谓之风焉；人居此地，习以成性，谓之俗焉”。古人采诗，也是为了察势观风，了解民情民俗民心。

风俗的主体是民众，也就是说，文化的根底与文学的底蕴无论外显为何等壮丽山川或者时尚风气，内在都是人民心声的表达。它们构成了情感的依托、认同的基础与精神的凝聚。人民永远是生生不息的存在，充满了无尽的潜能，人民的文学也因此成为无限的风景。

前现代时期，关于自然与文学书写天人合一式的比附，在缓慢的农耕时代，形成稳定的集体记忆积淀，以至于人们一提起文风，往往会有上述直观的印象。但是，这一切也通过游学、致仕、经商、贸易、战争、移民而潜移默化，一位强有力的书写者即便从某种风土中生长出来，也从来不会被那块土地所囿限。近现代以来，社会变革的速度、人口与信息的流动都加快了，已经很难将某种民俗与性格同某个地域捆绑在一起，事实上地域文化自身也在不断吐故纳新，生发出与时代相应的特征。

曾经听过一位研究西域的学者讲中国历史地理的特点，说是“东西交通、南北对抗”。大致是从夏商周到秦以东西融通为主，核心区域是以洛阳为中心的关中与华北平原一带；汉到明清以南北竞争为主。不过，所谓东、西、南、北的地理分割也都是相对而移动的，随着历史的前行而不断演进。

南北差异之外，从长时段来看，中华文化的总体趋势是东移南迁。南宋可以作为中国古代都城变迁的分界线，之前是中原期，政治中心基本上是在关中平原至中州平原一带；之后是近海期，从开封推移到了杭州，元明清移都南京、北京一线，这是一种东移背景下的南北波动。长城内外、东海西域皆成中国人的故乡。

文化上积习良久，时至今日已经成为某种无意识式的存在，尤其是在文学上，南北风格的不同，以意象化的方式直观地呈现出来。当代文学“地方性写作”风潮中，极为醒目的一个是“新南方”，一个是“新东北”——即便在交通如此便捷、人员与信息往来如此频繁与密切的情形下，它们仍然显示出风采卓异的美学，那些过往留下的记忆与遗产，仍然以怀旧的方式成为建构地方文化形象与身份的有效资源。还有“新边地”“新北京”“新浙派”以及“新乡土”，都是立足于文脉传统基础上的守正创新。

晚清词人况周颐在《蕙风词话》中说：“吾听风雨，吾览江山，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在”，我以为，那个“万不得已者”就是“文心”。自然、风俗、人民交织在“文心”之中，让人们对看上去在这个时代里影响力减弱的文学，依然怀揣信心——它们移形换位、古木新芽，以别样的面目出现在互联网语境之中，构成了新时代文艺的无限风景。

文思

母亲·婴儿

——写给《黄河母亲》雕像

杨建仁

当我触摸到您
砂岩之躯怦怦的脉搏时
整条河流正从指缝间
蜿蜒成波澜壮阔的画卷

九曲十八弯的荡气回肠
漫过青铜时代
您以沉积的姿势俯身
让每个漩涡都成为摇篮

泥沙在血管里结晶成星群
开始发光发亮
胎动从河床深处拱出
鲜活的第一缕霞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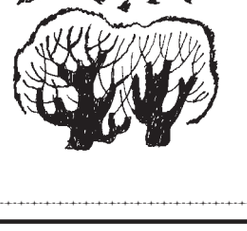
我曾是您肋间游走的小鱼
用鳃吞吐湛蓝的畅想
而此刻从花岗岩中
溢出的热气腾腾的奶水
是喂养整个山河
最纯正的米汤

母亲　您宁静如山
怀揣磅礴　满目慈祥
始终习惯哺育的侧卧
使整个高原倾向大海

当候鸟一次次衔来
入海口咸涩的消息
新生的支流正从您肩胛
奔向不再遥远的地平线

今夜　借着万里长风
我听见石头上浪涛拍天
看到每一寸肌肤里
都辉映出和黄河
一样古老的月光

五千年的潮起潮落
镌刻出的母亲形象
体温的磁盘里
永远储存着
婴儿第一声滚烫的啼哭



「吸铁石」

朱宜尧

老石正在车底作业。我蹲下来，看着他。他抻着脖子，目光在侧架和车底之间逡巡，一点一点扫描转向架、制动梁、各部零件。锤落声起，耳朵收纳锤击各部零件的声音。检车作业执行得一丝不苟。

我听过老石的经验介绍。那次，他穿着一身藏蓝色工作服，感觉刚从现场回来，就匆忙上台了，也不知道讲啥，一旁的主任替他解了围：“就谈你是咋工作！”

老石打开了话匣子，从工作服谈起。“你们谁知道新人到列检，工作服哪个地方最费？”在台下的新入职人员，有人说“袖头”，有人说是“衣领”“衣襟”。答案都不对。我鼓起勇气说：“工作服的后背。”老石说：“对了！”那年我在客车大库实习检车作业，钻入车底时后背不小心剐出了三角口，第二天上工点名，口子还没缝，后排学员大笑不止。不按套路出牌的老石，就讲自己的工作方法——检车“三法”，“扫描眼”“听声耳”“猿猴身”。我一下子记住了他。

老石的外号叫“吸铁石”。暑天货车练功场气温高达五六十摄氏度，人家间歇休息，他却像上了发条似的，从车上到车下包括车底，像被吸在了车上。汗珠子顺着脸爬，后背湿了一大块。工友们就给他起了这个绰号。技能比武当天，他是唯一一个10项故障都发现的检车员，有的故障特别隐蔽。老石的名气也因此大了起来。

我还听过另一件事。领导让老石担任车间技术员，以“师带徒”的方式把好货车检修的技术关，他不愿去。这可是转干的机会。后来领导又想让他负责全段的职教工作，他还是不去。机会找人的美差，老石这两次都放弃了。没人能理解这块“愚木顽石”。

采访老石的当天，下雨，没办法看他作业。等天晴了，老石回家看母亲去了。我和他母亲有过一面之缘。那年我住铁路宿舍，见一个妇女来看孩子，左腿膝盖以下截了肢。她是骑自行车来的，自行车右侧脚镫有一根麻绳，用来固定右脚，以方便蹬车。她蹬车时肩膀左一耸右一耸，很吃力。听人说，那是老石的母亲。

后来终于和老石一起来到班组，跟着他作业。干了一阵子，有人喊：“师父，值班主任叫你。”老石走了，我就跟他徒弟聊天，眼前是老石第三十二个签过师徒合同的徒弟。俗话说“教会徒弟饿死师父”，老石却倾囊相授。他的徒弟有当副段长的，有当技术专职的，有当教育专职的，做技术员、工长的更多。

老石回来后，我问起他当年提职的事。老石感慨，那年家里出了车祸，父亲离世，母亲躺在医院，家里很大一部分开销落在他肩上。赶在冬运的节骨眼儿，发现故障，段里有奖励，一个月顶两个月的工资，比当技术员多。

这些年随着技术改进，作业模式也发生了变化，有的检车员去了工务段、列车段，老石靠着技能守住了岗位。如今，孩子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，爱人新开了家政公司，母亲身体还算硬朗，生活一切向好。说起这些，老石神采飞扬。

遇见



▲中国画《秋鹜》，作者林风眠，中国美术馆藏。

征文启事

金秋时节，山河锦绣。国庆期间，人民日报大地副刊拟在“大地风华”系列中推出“我们的国庆故事”专版，诚邀广大读者用散文、随笔或诗歌等形式，描绘神州大地国庆期间的新风景、新生活、新体验。

来稿要求人物和故事真实、动人，有文学性和趣味性，题材不限，篇幅1200字以内为宜。来稿请发至本版邮箱 dadi@peopledaily.cn，并注明“国庆故事投稿”。

小店的表情

肖复兴

我家附近有好多小店。说是小店，真都不大，卖水果蔬菜或冷饮面包之类，也有几个理发洗衣的小店，方便了住在小区里人们的日常生活。

这些小店，最近几年，有的关张，有的坚持，有的新开，起起落落不间断。看小店，能看出经济形势和人们的心情起伏。这不仅从小店本身折射出来，从进出小店人们的菜篮子和脸上，以及彼此交谈的三言两语中，也能感觉到。可以说，小店是小区人们的客厅，也是人们的表情包。

这些小店，我常去两家。两家都在小区里面。一家菜店，一家面包店，开得都有些年头了。

菜店的年头更久，河北来的姐弟俩经营，姐夫在湖北工作，姐姐为帮助弟弟开店，特意留在北京。小店人气一直很旺，店里菜品齐全，而且新鲜。一般小店里很少有的南方应季蔬菜，如菱角、鸡头米、折耳根之类，也会进货。这让它区别于周围的超市。

面包店，前店后厂，说是厂，其实就是烘焙面包的一间小屋。小店由一个年轻姑娘经营，雇了一个师傅，负责烘焙。小店的面包品种不多，但质地不错，对我的口味。尤其是一种青稞面包，风味独特。还有一种橙子味儿的曲奇，姑娘特别向我推荐，说一小罐曲奇要用4个橙子做成。小店每天傍晚5点后打折。我常到那里买面包，和姑娘渐渐熟了起来。

前几年的春天，面包店关了。这让我有些失落。面包店关门后，那个地方一直空着。前不久，才有人接手，开了一家美容店，但远不如面包店红火。

菜店一直坚持开着。只是，如今改了章程，不再卖菜，只卖水果和海鲜了。水果主要是榴莲、山竹、凤梨之类的南方水果，海鲜主要是螃蟹、大虾和生蚝。而且，全部团购，小店和小区里的人都是通过微信联系，店里先把要进的货物图片和短视频挂在朋友圈，根据大家微信上订货数量进货，到货后通知大家取货，没有积压。原来人来人往热热闹闹的小店，现在只有弟弟一个人忙里忙外。说是忙，订货、进货、卖货，通过一部手机，就可以大功告成，比原来卖菜要简单轻便多了，连收银台都免了。弟弟告诉我，姐姐的女儿上高中，明年要考大学了，姐姐回湖北和家人团聚了。

身边的小店，就是这样开着、关着，关了不少，开着的更多，还有新开的，“前赴后继”。小区的边上，一家小店是新开的。原来这里走马灯一样，开过服装店、食品店、预制鱼肉品店、房屋中介、儿童绘画班。门前原来的招牌拆除了，没有挂新招牌，大门敞开着，如姜太公钓鱼。

我有些好奇，进店看看究竟。店里只有一个小姑娘，柜台上下摆放一些日常的油盐酱醋矿泉水。才知道是几个年轻人经营了一个小型农场，就是在农村租一块地，自己种菜，自产自销。小店新租不久，每周四网上订货，周六从农场开车把货定量送来，大家到小店付款取货。姑娘从筐里拿出几个西红柿、一根黄瓜、两个尖椒，免费让我尝尝。他们只种这三种菜，只卖这三种菜。

三种菜，都尝过了。味道不错，特别是西红柿，比超市里卖的水果西红柿和普罗旺斯西红柿，都更有西红柿味儿。虽然价钱比超市里贵一些，但买的人不少。

每周六这一天，小店生气勃勃，像一场好看的戏上演一样。取货时，小店里人来人往，都夸他们能干，夸他们这三种菜好。如果有事来晚了，小姑娘也会一直等待。小店里亮着灯，橘黄色的灯光闪动着，很暖。

大地

豌豆饸饹面

马毅杰

“老板娘，加份面！”

“好嘞！”

“老板娘，给我也再来一份。”“马上好！”

这家专做豌豆饸饹面的餐馆，铺面不大，由一对中年夫妇经营。妻子热情干练，丈夫朴实沉稳，把小店打理得干净、利落。

山西是面食之乡，面馆比比皆是，可专做豌豆面的餐馆并不多见。当年在吕梁山里插队当知青时，我就在老乡家吃过豌豆面。豌豆是黄土高原传统的小杂粮，磨好的豌豆面，质地紧实、色泽微黄，略有粗糙之感。它膳食纤维丰富，富含多种矿物质，但豌豆面黏性不足，很难做成细细长长的面条。为此，厨娘变换花样，将它做成身段较短的“抿尖”“擦尖”之类的面食，或在铁鏊子上焙成“厚馍馍”，出门当干粮。几十年过去，我仍能回味起豌豆面的味道。

老板娘热情招呼，说有浇卤的、干拌的、肉炒的、素烩的，哪样都好吃。我和老伴都选了招牌肉卤面，不贵，一大碗13元。

不一会儿，肉卤面上桌。碗里细长圆润、根根分明的金黄色面食，被酱红色的汤汁浸润，面上铺满肥瘦相间的猪肉丁，点缀几片青菜。这碗豌豆饸饹面筋道爽滑，本想细嚼慢尝，却不由得大口吃起，一大碗面不知不觉下了肚。

这时，老板娘走过来问：“您二位还要加面吗？”我说不用，吃饱了。她又挨桌去问其他顾客。加面不另收钱。

她家的这碗豌豆饸饹面坚持面条现和现压、浇头现炒现熬。文火慢炖，一碗一碗来。吃过一次，回味悠长。于是隔三差五，总想着那碗豌豆饸饹面。每回来，也都能见到面孔熟悉的回头客。

本版责编：周舒艺

欢迎广大读者来稿。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，非一稿多投。

本社社址：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2号 电子信箱：rmrb@people.cn 邮政编码：100733 电话查号台：(010)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：(010)65368832 广告部电话：(010)65368792 定价每月24.00元 零售每份0.60元 广告许可证：京工商广字第003号